歷史與空間

■ 雁 翔

寧波幫的「香港緣」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廣大海外僑胞、港澳同胞特別是海外「寧波幫」，為改革開放事業作出的特殊貢獻再引熱議。近日筆者再次走進寧波幫博物館，貝時璋、王寬誠、邵逸夫、談家楨、盧緒章、董浩雲、包玉剛、曹光彪、李達三等九位「寧波幫」翹楚的雕像赫立堂口，令人對「寧波幫」崇商致富、矢志報國的歷史功勳和他們與香港的親密聯繫，感觸極深、欽佩有加。

寧波，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古是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作為中國最早開埠城市之一，心靈手巧、勤奮好學的寧波人誠信為本、勇闖世界，在近兩百年間開創的商業文明舉世矚目。

憑藉勇於拚搏、正派經營和商戰智慧，清末民初「寧波幫」開創中國工商業眾多第一：中國第一家日化廠、第一家儀錶廠、第一家味精廠、第一家火柴廠、第一家燈泡廠、第一家精紡呢絨廠、第一家華人銀行、第一家出租車公司、第一家電影公司……著名老字號同仁堂、老鳳祥、亨得利、泰昌祥和商務印書館等也是「寧波幫」創立。遍佈全球五大洲的寧波商會和寧波同鄉會會旗上都有一個「甬」字，所以商界素有「無甬不成市」之說。

三江口，是甬城繁華中心，臨近的「天一廣場」有一組塑像：幾個年輕人背負行囊告別親人即將遠行。這組「三江送別」群雕，正是百年前「寧波幫」漂洋過海遠走他鄉的一個縮影。正是成千上萬寧波人的艱苦拚搏，改寫了中國經濟版圖，促進了上海和香港兩大都市的崛起。

香港商界鉅子中寧波人比比皆是。他們大都發跡於上海，1930年代日寇侵華，逼迫在滬的「寧波幫」另尋機遇「二次創業」，寧波邵氏兄弟的率先遷港發展，邵氏集團和TVB迅速成為中國近代影視業鼻祖，也改變了香港「文化沙漠」的處境。抗戰爆發後，大批在滬「寧波幫」紛紛遷港，為港島帶來大量資本和人才。

1950年代香港民族企業增至四五千家，員工達數十萬人。董浩雲、包玉剛等「寧波幫」更是大顯身手。1960年代香港實施出口導向型戰略使經濟騰飛，躍為亞洲「四小龍」之首，「寧波幫」功不可沒。1990年香港評出「十大富豪」，其中「寧波幫」就有三位——邵逸夫、包玉剛和南豐集團創辦人陳廷驊。

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等領袖都對「寧波幫」寄予厚望。1916年8月，中山先生蒞臨在甬的浙江省立第四中學，他發表演講說：「寧波開全國風氣之先。甬人經營工商業經驗豐富，凡吾國商埠莫不有甬人事業，歐洲各國亦多甬商足跡，其能力與影響之大，首屈一指也。」1949年5月6日全國解放前夜，毛澤東電告三野七兵團政委譚震林：「在佔領紹興、寧波後，要注意保護寧波幫大中小資本家房屋財產……」1984年8月1日，鄧小平親筆題詞：「把全世界『寧波幫』動員起來建設寧波。」

在修繕一新的寧波包玉剛故居前，置有四個褐色鑄鐵船錨，這是「世界船王」不忘故土的象徵！當年包玉剛的「環球航運集團」穩坐世界十大船王之首，威名遠揚。寧波人董浩雲也在港經歷半個世紀艱辛打拚，勇奪中國乃至世界航運史上多項桂冠：他以150多艘船舶、總噸位超1,100萬噸的驕人業績，成為當時全球最大的獨立船東！

在港「寧波幫」愛國愛港愛鄉。新中國成立當日，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王寬誠就在港島升起第一面五星紅旗，抗美援朝他又率先捐獻飛機，還買了兩千兩黃金的愛國債券。1962年他捐資在寧波興建中小學，為表達對毛澤東、周恩來的敬仰，學校以「東恩」命名。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在港的「寧波幫」曹光彪就率先投資內地，在珠海開設「香洲毛紡廠」，開啟來料加工和補償貿易先河；1985年他又聯合其他港商創辦港龍航空公司。

1978年包玉剛赴京，鄧小平一見他就說：「包先生，你當世界船王，你是中國人的驕傲。」1985年包玉剛返甬，大手筆捐資創建寧波大學，翌年寧波大學竣工，獲譽「包氏速度」。鄧先後十次會見包玉剛，兩家人也結下深厚友情。王寬誠出資一億美元在港島成立教育基金，資助中國留學生。邵逸夫更累計捐款31億元人民幣，無償資助寧波和全國各地高校，最著名的是「逸夫樓」和邵逸夫醫院……改革開放後香港「寧波幫」為內地科教文衛公益事業捐資達六十億元人民幣，為寧波和祖國經濟社會發展居功至偉！

寧波幫博物館裡展出兩枚代表香港最高榮譽的大紫荊勳章。其中一枚授予連任香港臨時立法會主席和立法會主席的「寧波幫」女傑范徐麗泰。正是她成功率領立法會順利走過香港過渡期，為香港回歸發揮出特殊作用。博物館還陳列一座「世誼號」航海天文鐘。1982年中英談判陷入僵局時，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應包玉剛之邀赴滬為「世誼號」輪船剪綵。包先生以自己特殊地位和影響力，多次穿梭斡旋於中英兩國高層之間，他秉持「一國兩制」方針，傳遞信息、排憂解難，最終促成中英談判成功破局。王寬誠、安子介、鄔維庸、馬臨等在港「寧波幫」人士也利用自身社會影響力和與英方良好關係，推動了香港回歸進程。

寧波幫博物館外觀。 作者提供

安子介一生精彩紛呈功德圓滿。當年面對國家衰敗和日寇入侵，他發奮求學，為「實業救國」卓有貢獻。1960年代香港外貿受阻，他起早貪黑備嘗艱辛，率團赴歐美十幾個國家游說，一舉推開香港商品挺進國際市場的大門，被同仁選為同業公會主席。1983年中英談判關鍵時刻，安子介嘔心瀝血，及時提出「保持香港繁榮穩定16條」，極大穩定了香港民心；香港基本法起草過程中，他忠於職守宵衣旰食，抱病主持八次諮委會會議、30餘次執委會會議、向起草委員會遞交57份報告，為「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立下大功。

今天「寧波幫」精神正薪火相傳、發揚光大，威震世界經濟舞台，創造一個個新的財富奇跡。歷代「寧波幫」的驕人業績大大激勵了甬人，使各界名人輩出，如今寧波籍兩院院士達116位，居全國各城市之首。2002年舉辦的甬港經濟合作論壇在兩地掀起一股持久的「甬港合作風」，香港「寧波幫」為香港繁榮發展再立新功。目前海外「寧波幫」有半數聚在香港，達15萬人，除工商巨頭外，還有不少人是香港政界要員、科技名人和社團首領。去年，林鄭月娥女士以777張選票成功當選第五任香港特首，她母親正是寧波人，父親則來自浙江舟山。

日前，筆者走訪「甬東新城」海晏路與驚駕路交匯處，一座佔地1.4公頃、建築面積9.1萬平方米、130米高的「世界中華寧波總商會」大樓剛剛舉行奠基禮。這座由香港世界中華寧波總商會發起投資、旨在加強新時代海外「寧波幫」傳承祖輩創業精神的大廈，將成為甬城新地標。眺望機聲隆隆的施工現場，筆者浮想聯翩，詩情勃發——

三江奮革朝大海，
寧波自古多英才。
甬港共圖報國志，
無盡財富滾滾來……

字裡行間

■ 黃仲鳴

鍾景輝這個人

鍾景輝獲香港樹仁大學頒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很多人說，這博士銜頭，實不足以顯出鍾景輝在香港演藝界的地位和貢獻。他是戲劇之王。

一九七零年代，我初入報界，第一個專訪對象就是鍾景輝，當年情景，仍歷歷在目。一九七六年，鍾景輝離開無綫，但合約規定被炒或自炒，半年之內，都不能離職。那年夏天，我按雜誌主編之命，前往中環無綫一辦事處，追訪「落難」的鍾景輝。

去到，那裡的辦事人員引我到一小房。只見房內設一桌，空間狹逼，鍾景輝坐在其中，臉向門口，前有一椅，我坐進去，面對面，雙方呼吸可聞；時當夏天，我摸上去已汗流浹背，冷氣卻淡弱，我倆身形都胖，不舒服之至。最攰命的是，我初出茅廬，又沒讀過新聞系，一時口訥難言，那種情景，尷尬不已；又不好意思單刀直入，問他離開無綫的內情。

兩人相對良久，空氣凝滯。終於，我問他今後有何計劃，他說，一生最愛的是戲劇，離不開戲劇。一講到戲劇，我就摸到入口，遂問他的師承，他景仰的戲劇大師；他也如開了口的雀鳥，滔滔不絕。那次訪問，鍾景輝給我上了一次戲劇課。

這是一部詳盡的鍾景輝傳記。 作者提供

若干若干年後，即今年的夏末，我帶一班學生重訪他，談起當年事，他當然不記得了，畢竟，他面對過的記者，接受過的訪問何其多，怎能還記得我這個以「藝名」訪問過他的新進記者？

這次訪問，鍾景輝大病初癒，身體仍可，精神亦佳。對他的經歷，我當然熟知，訪問重點是老矣，他今後的人生路向。因為大家都是「人之患」，我問他：

「當你在演話劇時，有觀眾打呵欠，在睡覺，你有何感想？」

又問：

「你授課時，有學生在打瞌睡，你有何反應？」

鍾景輝的答覆，大家都愕了愕。他不假思索說：「我會自我反省。」這答覆，令我更加肯定，鍾景輝確是個名副其實的君子，一位儒者。

有人為他寫了一本傳記：《寬實清和．鍾景輝》，作者康梓冷。「寬實清和」這四字，是劉兆銘的嘉評語，「寬」是律己甚嚴，待人以寬；「實」是平實，腳踏實地工作；「清」是謙虛；「和」是和諧，待人平易。環顧當今藝壇，如鍾景輝那樣底子厚、溫文處世的還有誰？

於今，鍾景輝已年逾八旬，在樹仁的《贊詞》中說，他仍有雄心，仍在栽培後進。他說：「六十歲未老，七十歲是初老，八十歲是真老。」但，「我不怕老，我覺得一個人一直老，便能一直成長。一直成長，便能一直學習。一片樹葉也待落葉的時候，才能發放出最燦爛的色彩。」他這一片未落的樹葉，已綻出耀眼的光華。「人生真是很美好的，因此我會用有限的時間做最多的事。」對生命的執着，對事業的堅持，成就了鍾景輝一生的美麗。

民間文學 粵語講呢啲

■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行咗．行孖咗．矮瓜．孖葉．吹雞．辣更．撾柴

「散仔」日常的工作是「巡邏」（Patrol），警務人員叫這做「行咗」/「行嘩」（「咗/嘩」讀「必」）。至於「咗」的本字，棟篤男神說成意思是一點點的「Bit」，筆者則在上幾期說成意思是對講機發出的聲響「Beep」。原來，這兩個說法都是不確的！正確的是解節拍的「Beat」。此處的「Beat」則指從每個「環頭」細分出來的「區份」，稱為「Beat份」，那「步行巡邏」就叫「行Beat」（Beat Patrol）了。

在某些市民的眼裡，「行咗」只是辦理一些例行事務，如截查身份證、抄牌等等，其實其主要作用是利用巡警在該「咗份」所建立的關係來強化警方行動的有效性，從而保護人身安全及減低罪案率。此舉還可促進警方與市民的互動，達至融和的警民關係。

「行咗」，有男有女；有人叫「單人行」做「行單咗」，「二人組」做「行孖咗」（行雙咗）。要是「行單咗」，一定不會是女警的職責，是基於安全問題罷。閒講有話，「你在明，人在暗」。近年，「行單咗」的警務人員承受着不同程度的潛在危險，被搶槍、受襲擊，時有所聞，當中就有幾樁警員在「行咗」時殉職的個案。局方有見及此，已建議各區指揮官考慮在某些情況不明的環境下「行孖咗」，以確保警務人員在執勤時的自身安全性。「行咗」和「行孖咗」本指巡邏，可人們已把該兩個詞分別表示「搵食」（幹活）和「二人結伴同行」的代詞了。

無論是早期還是現在，「行咗」時須攜帶一些基本裝備，如「警棍」（Baton）、「手銬」（Handcuffs）、「銀雞」（Whistle）。早期的「警棍」是木製的，看上去像條「矮瓜」，因而被戲稱為「矮瓜」。「手銬」俗稱「手扣」；警務人員給了它一個暗語——「孖葉」，是因為「手扣」平放時像對「雙子葉」。「銀雞」是「哨子」的俗稱。「銀」指「哨子」的顏色，那何以叫「哨子」做「雞」呢？多人以為因「吹哨子」時發出的聲音像雞啼，所以就有「銀雞」這個叫法。查「哨子」是一種用來示警的「吹器」，「器」也作「機」，「吹器」就成了「吹機」。「雞」是「機」的諧音，所以有「吹哨子」叫「吹雞」的講法。「吹雞」的作用大致有三：其一、近年會用作驅趕示威者；其二、讓公眾知道有「差人做嘢」（警務人員正執行任務），須盡量遠離現場；其三、讓同袍知悉此處有事發生，以便提供適當的人手支援。無怪一說「吹雞」，大家都意識到有「召集人馬」的意思。

「軍裝警員」會用一條叫「黑雞繩」的繩子把放在袋裡的「銀雞」繫於制服（胳膊）上。不說不知，「雞繩」還代表了一項嘉許。「花雞繩」，以紅、黃、黑三種顏色組成，由警務處處長頒予表現卓越的警務人員；「紅雞繩」為最高級別榮譽，由特首頒予在某行動中作出貢獻的警務人員。曾偵破跨國毒品大案的首名女性港督副官林曼茜就是在回歸前獲時任港督頒發「紅雞繩」榮譽。

「行咗」期間，巡警的上司，包括警長、督察，會「落咗」與其「會面」。警務人員稱此舉為「辣更」（「辣」讀「naat3」，讀「laat3」算懶音）。此舉的原意是保證該巡警在巡更時準確地執行其指定職務，且提供一個雙方討論相關問題的機會。然而，由於這算是「突擊監察」，或多或少予人到來「捉痛腳」（找把柄），如「吞pop/吞泡」（偷懶）、越區、某時段沒到「辣更點」（Visiting point）簽簿等等，因而有「被辣」（被灼）的感覺。「辣更」一詞，現已應用在一些生活環節上，如：保安公司會安排保安主任按時到轄下樓宇、屋苑「辣更」（抽查）；某大學民調中心主管到一些選舉票站現場「辣更」（探班），給在場工作的調查員打氣。

警務人員對「散仔」晉升至「柴級」，有「升柴」或「俾柴/畀柴」（給柴）的講法。有位前「老差骨」（資深警務人員）透露，當年「老廉」（廉政公署）未成立以前，「『畀柴』是要『畀錢』的」，當然也少不了與上司甚至與黑道中人的良好關係。話說回來，「老差骨」不是一個貶詞，皆因「老」不光是指老，還有老練；「骨」也非指老骨頭，而是多年來警隊中的骨幹分子。

身為「柴級」——「一柴」、「二柴」（後已取消）、「三柴」，若然干犯了內部紀律罪行，如：不依循上司的指示行事、出境沒有申報、洩漏警方機密（即便沒有收受利益）等等，均有機會被「降職」。比方，「三柴」降至「二柴」（如仍存在）或降至「一柴」；「一柴」降回做「散仔」。不是行內人以為這叫「打柴」，有把柴「打甩」（打掉）的意思。其實不然，正確的講法是「飛柴」，有把「柴」飛掉的意思。廣東人會用「撾」字表示扯走，於是也流傳了「撾柴」這個講法。

誤把「行Beat」作「行Beep」，是因為筆者誤以為在付印前相關資料已獲「行內人」驗證及核實，謹此更正及致歉。

【專欄簡體版】https://leoleung2016.wordpress.com/

詩語背後

■ 江 鄰

滿江紅．蒙山沂水大寫意（中）

然而，神秘光環的另一面，是貧瘠的土地和艱難的民生。

沂蒙山區大小山頭近7,000座，其中有一種由流水侵蝕而成的「桌狀山」遠近聞名。此山造形獨特，頂部平展開闊，周圍峭壁如削，放眼望去，酷似一座座高山城堡。當地稱之為「崮」，素有沂蒙七十二崮之說。大巧如拙，雄偉峻拔，有審美之趣，卻無耕作價值。並且，層巒疊嶂，溝壑縱橫，以致「四塞之崮，舟車不通，土貨不出，外貨不入」。長此以往，存留在人們記憶裡的沂蒙山區，固然是埋兵佈陣的好去處，卻到底是一片窮山。

山難，水亦難。春秋時期，齊國名相管仲曾有著名的「五害之說」：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也；癘，一害也；蟲，一害也。此謂五害。五害之屬，水最為大。清代詩人屈復寫過一首排律《神水行》，描述1730年沂沭河大水災，其情其狀，令人震憾，亦令人噓唏：

庚戌之歲三麥秋，五月六月雲西遊
日日東北風吹雨，禾苗生耳人重裘
神水忽從天上來，平地波浪如山丘
怒氣噴風雷霆鬥，魚鱉跳躍戲高樓
馬陵崩摧古郯國，泰山破碎沉十州
廿有六日唐橋村，黃昏虛空吼萬牛
移時敝樓僅盈尺，屋頹人居屋上頭
雨聲哭聲水聲裡，哭聲水聲爭咽喉
須臾哭聲遂寂然，水聲雨聲相綢繆
心疑無極混沌生，足踏太陰汗漫遊

常言道，窮山惡水出刁民。山東，自古以來匪患不絕。強悍的民風和尚武之風，使山東土匪以人數眾多、分佈廣泛、組織程度高而聞名全國。水泊梁山，更是把中國土匪文化推向頂峰。

可奇怪的是，坊間關於山東土匪的印象，除了兇殘，亦充滿浪漫遐想。這關乎山東人的地域文化和族群性格：豪俠之中，寬厚仁愛，義氣當先。千百年來，闖關東，走西口，北移南遷，廣播天下。這彷彿又應了另一句俗語：山窮水惡民風淳。或許，山東能在近代中國成就大業，正得益於這樣的性格基因。

真所謂：大岳之中，必藏大氣，孕之一山，囿之亦一山；大河之畔，必有大邑，潤之一水，患之亦一水。

治理齊魯水患，興利除弊，歷朝歷代皆有為之。然真正改天換地、一勞永逸者，是新中國成立前後發起的導沭整沂工程：劈開馬陵山，挖通新沭河，疏浚大沂水，徹底根治魯南和蘇北的水患。渡江戰役硝煙未散，這一驚天地、泣鬼神的水利工程就開始了。整個工程歷時5年，先後動用民工114萬人次，技術工人4,500人。工地綿延數百里，戰酷暑，鬥惡寒，龍騰虎躍。因治水而成就偉業者，雖大禹李冰，比之導沭整沂，亦不過九牛一毛。百萬中華兒女在沂沭河戰天鬥地之際，正值百萬志願軍將士鏖戰朝鮮半島。那是怎樣一個熱血澎湃的激情年代！

時任中央美術學院院長徐悲鴻，受到這種激情感染，毅然放下手頭的創作，抱病前往導沭整沂工地體驗生活，誓用畫筆書寫千年不遇的勞動場面，創作現代版的《愚公移山》。他為治水英雄謳歌：「模範同志們，你們英勇創造出來的紀錄可與我們在前方抗美援朝戰士們英勇光輝的戰功同垂不朽，因為他們正在消滅猛獸，你們消滅洪水，洪水猛獸為害人類是一樣的，我國古人常相提並論的。」

導沭整沂肇其始，興修水利繼其後。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接續整治，沂沭河流域已有各類水利設施九萬餘處，形成了以「大水源」為依託，「大水網」為骨架，河庫串聯、多源互補的水網體系。以河為軸，兩岸開發，八水靈秀潤沂城。今日臨沂，已然是一方以水為魂的美麗家園，像一顆璀璨的明珠，鑲嵌在沂蒙大地上。

與開山導水形成呼應的，是守山護林。一動一靜，相得益彰。千里蒙山，山深林密，昔日交通之大弊，卻成今日生態之大利。蒙山迄今仍是一片原生態處女地，森林覆蓋率98%以上，曾被中科院監測到空氣負氧離子含量220萬個單位/立方厘米，創我國最高紀錄，被譽為超潔淨地區。繼國家地質公園、國家森林公園之後，蒙山亦被評為全國首座中國生態名山，舉世公認的養生勝地。

詩詞偶拾

■ 俞慧軍

鄉戀

鄉戀是一支歌
是一支清笛
總在有月的夜晚響起
飄着淡淡的離愁與別緒

尋覓童年悠遠的清風箏影
咀嚼祖父兒時哼唱的山歌
淳樸的鄉音穿越愛的時空
也穿過年幼的朦朧與悵惘

當閃爍的星群燃起玫瑰般的火焰
晨曦飽蘸霞彩潑繪水鄉的黎明
當鄉夢的思戀撥動生命的琴弦
遠古的強音震盪於海天之間

這是跋涉者心靈的呼喚
這是遠行人載滿情緣的歸航
耕耘在母親河畔的遊子
怎能走出生着憧憬的親愛故鄉

鄉戀是母親心頭的牽掛
一邊是慈祥的目光
一邊是殷切的期盼
鄉戀是遊子身上的衣衫
一邊是不老的思念
一邊是璀璨的詩行